



【钟连城◎著】

盗墓王

四十八疑冢，哪冢是王墓？
暗器密布的墓道、
至人死命的毒气迷药、
神秘恐怖的咒符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县西有小山，山上有渟水，既清且浅，其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茎，
 芳风藻川，兰馨远馥，俗谓兰为都梁，山因以号，县受名焉。

——郦道元《水经注》

盐墓王

【钟连城◎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盗墓王/钟连城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80142-887-5

I. 盗… II. 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4691 号

盗 墓 王

著 者: 钟连城

责任编辑: 郑治清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京北制版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42-887-5/I·416

定 价: 30.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容提要



盗墓王

历两千年苍桑的古城都梁，凭借它高大、坚固的城墙，历代战乱都未遭滋扰，沉淀了无比丰富的物质财富。尤其是明洪武年开始，朱元璋第十八子朱榑封侯都梁，历十四代王侯，他们及其王后、王妃死后都葬于近郊，陪葬了无以数计的金银珠宝……朱榑家族的厚葬之风，在都梁催生了一个特殊的行业——盗墓……

盗墓者的铁铲掘遍了明、清两朝，在五百多年漫长的历史烟云中，有多少王家陵墓惨遭洗劫？事实上，王侯之家自在安葬先人之际就已经设计了精巧、安全的防盗措施——多达数以计百的疑冢、暗器密布的墓道、致人死命的迷药毒气、神秘恐怖的咒符，更有盗墓者相互间惨烈的厮斗与残杀……每一冢王陵的发现掘开，都是盗墓者的浩劫与血祭……而最终的“盗墓王”却总是勿须亲历鬼火肿胀的坟场和魅影显现的墓室……

全书故事张弛有度，人物个性鲜明，作者高屋建瓴地将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使之既具史实的厚重，又有强烈的时代感，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目录



第一章 凄风苦雨 1

突然人群出现一阵骚乱，他站起身定睛一看，却见山上冲下十数名抹黑脸的大汉，都拿着明晃晃的大马刀，其中一位大声喝道：「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第二章 双重职业 16

朱子湘揭开罩尸布，一具难看的老人尸体就呈现在灯光下，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难闻的气味袭来。好在朱子湘经验丰富，随手用罩尸布擦干死人脸上的脏水，再从床单上扯下一块布把死人的眼睛蒙住……

第三章 黑夜猫儿山 26

王辛卒把蜡烛交给劳顺民，他犹豫了好一阵，才把一只手伸入棺内——很快他就摸着了萧轩亭的两只脚……
劳顺民见王辛卒迟迟没有拽拉尸体忍不住问道：「要帮忙吗？」
王辛卒摇摇头，说：「不用，这老头身上没一点肉，不沉。」王辛卒说着一咬牙——尸体就拽了出来……

第四章 夜捕盗墓贼 35

萧子玉冷笑说：「朱子湘你不要花言巧语，真凶除了你还会有谁？在此之前本座也曾收到匿名信，说家父之墓被盗，可今天我去了猫儿山，那里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朱子湘亦冷笑道：「局座是聪明人，小人虽然愚钝，但也在江湖上听了不少的传说，说是盗墓贼十分厉害，盗过的墓从表面根本看不出来，如果去现场仔细分辨，才有破绽可寻。」

第五章 止戈亭故事会 45

寻来蜡烛点燃，这一次他终于发现床底下有几块松动的木板。谭小苦小心翼翼揭开，一个约三尺宽、五尺长的洞便露了出来，终于里面赫然躺着一口很旧但结实的皮箱……谭小苦满心欢喜地把皮箱提出来，这才发现皮箱被一把大铜锁锁了，钥匙却不在自己手中。

第六章 人蚊大战 56

萧子玉很不满意地说：「我说最重惩罚就是叫他们坐牢吗？舒科长你是怎么办事的！」

舒振乾这一回总算明白了萧子玉的心意，声音也变得小了：「局座我也知道不判他们死罪不足以告慰令尊的在天之灵。只是盗掘民墓还没有判死罪的先例……当然办法也不是没有，大牢里牢霸弄死人的事也时有发生……」

第七章 强盗与小贼 67

他知道修建王陵的工匠都难逃一死，就提前绘制了一张图纸留在家里，并对家人说：「如果我此去不再回来，就可以肯定我此去乃是修建王陵，到时我会按照这张图纸建造，我在墓道处标了记号，照此路线行进可打开墓室，墓室中定有金银珠宝。」舒石匠离去后，果然没有回来，家人就知道他已为朱王所杀，那张地图就成了舒家的传家之宝。

第八章 初涉销魂院 78

谭小苦来到大牢的时候，十三号牢仍在玩吃蚊子的游戏，只是玩的方式已经改变，允许把蚊子压死，然后连蚊子带血从手掌上刮下来喂给某一个人吃……这个吃蚊子血的角色分别由朱子湘、王辛卒和劳顺民三人轮流担任。





第九章 嫁祸于人 88

胡假虎说：「我正要找你呢，我本来打算今天一早就给他换，没想到昨晚他就出事了，打死了两个人，现在已经关进死牢。」

谭小苦感到如晴空霹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胡叔叔你说什么，我师父他怎么了？」

胡假虎重复说：「你师父杀人了。」

「我不相信，我师父他怎么会杀人呢？」谭小苦叫道。

第十章 朱王墓之谜 96

朱国英由一介山野樵夫一跃而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藩王朱企丰。有道是，落第秀才一旦当上了皇帝，遭殃的必定是及第秀才。这朱企丰原在铜宝山当樵夫，无田无地，靠租赁旱地和上山砍樵生活，地位在当地是最低下的一等，常常遭村邻欺凌。加之他生性暴戾，很难与人相处，因此在他心里，恨透了农民。他登上王位后，即横征暴敛、怨声载道。他在王府中养了一班鹰犬每日出城四乡游弋，闻得有那家办喜事，即把新娘抢入王府中由他享用初夜。

第十一章 另有企图 104

蒋一浪说：「君不闻「故事无本，可长可短」么。」

萧子玉敛起笑，表情严肃地说：「说故事也有规矩，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都梁人没有几个傻瓜，都知道朱企丰墓至今安然无恙，你的故事如果再延续几天，说得文雅一点是「画蛇添足」，说得直白一些——你在愚弄都梁听官！」

第十二章 双乳山之迷

112

那个山包上长满了各种野果，几个姐姐在世的时候常常带他去摘吃。后来被村里的老人知道了，说那个山上的野果不能吃，吃了轻则生病，重则丢掉性命，几个姐姐死后，村里人更相信这种恐怖的说法了。谭小苦不敢想像，这个山包原来就是朱王的陵墓，谭家人在这里住了近三百年，也从不知道这个秘密！

第十三章 放虎归山

120

这三十二幅唐寅的《四季行乐图》，每一幅都是价值连城，区区三十六斤黄金又何足挂齿？闲话休提，这朱成生和都梁百姓一般见识，看重的也正是这个金头！数载过后，清军南下，第十四代朱王朱金纯无暇他顾，朱成生率子孙趁乱来到朱企丰墓地取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四章 惊魂王妃墓

128

萧金平说：「我挨了两拳，我忍住痛向他诉说我的难处，熊杰一听说那匹马是二老爷的，立马就对我客气起来，连向我赔不是，还要我在你面前多多替他美言。」

萧子玉生气道：「一派胡言！熊杰的性格我了解，他不会向任何人低三下四！」

萧金平一急额头上就冒出汗来：「我没有胡说，这是真的，熊杰亲口说你够兄弟，帮了他的大忙。」

第十五章 坟场鬼叫声

139

天色很快就黑了下来，客舍里有现成的桐油灯，谭小苦见那些庄客只是不动，于是就提了灯盏去到大雄殿观音像前点了灯。回到客舍，忽听到后山果然传来女人的悲哭声——这荒山野地，佛门清静之地哪来的女人？莫非真是女鬼不成？那几个庄客刚刚才听了小和尚的话，此刻吓得大气不敢出。





第十六章 掘开王妃墓

150

顷刻，奇迹出现了，只见一条巨大的眼镜蛇从坟堆里钻将出来溜进了坑内……接着便是第二条，第三条……一时间，六尺见方的坑里竟然有数十条毒蛇！除了眼镜蛇还有竹叶青、五步蛇，更多的是金环蛇、银环蛇……

第十七章 空手而归

162

舒祥林说：“了空的表现告诉了我，这两个晚上，他一直在禅房念经敲木鱼。他敲木鱼的声音急促、混乱，毫无章法。一个有道行的老和尚如果没有心事是不可能这样的。其实也不难理解，也许这仙人寺的历代方丈还传承了替夏妃守陵的义务，数百年过去，眼见坟墓就在他这一代被盜，心里自然会不安。当黎明前夕，那些掘墓人垂头丧气的回到庙里，他木鱼声立即变得平缓而有节奏。所以我敢肯定，他必定知道内情！”

第十八章 利令智昏

174

真空道：“正是。色空大师为了保护夏妃墓，花费了数十年时间精心设计了那座佛塔——塔上有风铃和机关，每当风声起风铃经几道机关传送后，发出来的声音就如女人的悲哭声无异。”

匪众幡然大悟，熊杰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就说世上哪来的什么鬼，也真亏了那个色空大师是怎么想出来的！还有一事我不解——听说这坟地常有白衣女鬼出没，这又是怎么回事？”

第十九章 魂丧断头桥

183

张显凡一见到熊杰就哭丧着脸说：“我确实来找过蒋一浪，那是萧子玉逼迫我这样干的，人家是堂堂警察局长，我不敢不从。”

熊杰把一朵眉毛扬了扬说：“人家警察局长你就怕，老子是堂堂山大王你难道不怕？”张显凡说：“山大王我更怕，所以哥哥要我干什么我绝不敢有半点违抗。”

第二十章 宝庆之行

192

李施烟拉下脸说了：「张显凡这些话你以前可没跟我说！老实讲你为何要瞒着我？」

张显凡苦着脸说：「我也是才知道的。萧子玉既然杀了蒋一浪，我也知道不少内幕，他肯定也会杀我。」

李施烟点头道：「照你这样，他杀了你那是迟早的事。不过如果你肯听我的，你还可以活命。」

萧子玉醒来后大雨仍在下，他向杨老大打听到了哪里，杨老大告诉他尚未出宝庆地界。萧子玉大惊，快第四天了还在宝庆地界，如此缓慢如何能赶在七月二十九回到都梁？愁绪刹时涌上心头，又想起出来了这么久，家中会不会出现意外？

第二十一章 闲汉传奇

208

有人说凡男女之事，女人扮演的角色是弱者，男人必须从其他方面给予补偿。他认为这说法可笑透顶，他觉得男女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谁欠谁，如果那个男人在女人身上花钱，这个男人绝对是傻瓜、白痴！而像他这样的优等男人，让女人倒贴也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十二章 船在江上行

219

船家道：「正是呢，钱进财亲自带人去玉带桥客栈捉了好，然后又把奸夫、淫妇绑到闹市区示众，看热闹的人听说是人山人海——」

杨老大打断说：「不人山人海才怪呢，那淫妇光着屁股在人山人海里是什么表情？」





第二十三章 扮鬼扮师公

229

李施烟明知顾问道：「什么拿来？」

「衣服还有裤子啊，难道就让我着光屁股出门么！」

「你不是喜欢乱来吗，不穿裤子还方便一些。」

「你才是畜牲呢，不给我穿的老子就把这牢底坐穿！」张显凡真就一屁股坐了下去。

第二十四章 集体活埋

240

萧子玉沉思半晌又问：「有一个细节我有极大的怀疑——朱企丰下葬时，王府中的四十八具空棺还等着装殓那四十八具无头尸体，也就是说，那一批抬柩民工从安全甬道进入后，还必须从原道回来，是不是这样？」

朱子湘点头：「是的，一点没错。」

萧子玉道：「疑点就在这里——可是在几年后朱成生按照李石匠临死前指点的方位去掘墓，为什么还是中了招呢！」

第二十五章 消逝的王陵

250

「最起码你要了解那里的进展情况。」李施烟的语气平缓下来。

「没必要多此一举，会有人向我们报告的。」张显凡成竹在胸地说。

李施烟费解地看着张显凡。

二人默默坐了一阵，就有一个乡下人走进止戈亭大厅说：「昨天晚上铜宝山脚下的谭家村闹鬼了！」

张显凡得意地瞟了李施烟一眼：「听到了吗，汇报的人来了！」

第二十六章 逃亡异乡

265

谭小苦费了好一阵功夫才找到放置了三块石头的坟包——这就是父亲的坟。他拿出纸钱香烛和祭品拜祭了父亲，这才去石场定制墓碑，然后择日立碑、修坟。那碑上写道：故父谭公老瓜显孝之墓，孝男谭小苦民国十七年秋立。

第二十七章 家业颓废

277

李施烟就说：「这号书呆子，还是头一回碰到，早知如此，还不如去南乡买通几个乡绅暗中使上钱，托他们买了，还可以压他的价钱。」

蒋兴和说：「我登门本是要帮他，他既不领情，也只能玩这套手段了。难怪历代书生都难得有好结果，原来都是他们的性格决定了的。这事我交给你，可放手去办。」

第二十八章 夺命活鬼

291

走在前面的朱子湘擦燃了火柴点着自带的蜡烛，也就在这时，悬在赧水河上面的吊脚楼处突然「扑通」、「扑通」地响。谭小苦打了一个寒战，说：「莫非真是王辛卒的家人在屋里？」

朱子湘道：「他们知道回来就不会死了。」

第二十九章 人鬼之恋

302

张显凡和罗国矮商量好了，如果这一次在坟山上没有结果朱子湘，就在他们盗完墓回去后尾随——他们干了半宿的重活，体力消耗大，回到家里肯定睡得像死猪，那时再用绳子把朱子湘勒死扔下赧水河，事情就会干得干净利落……

第三十章 王陵浩劫

315

当最后一块巨石被清出时，烛光下，里面的景象把众人惊呆了——二十多具尸体神态各异、恐怖异常——衣服仍然完好，但肉体已经腐烂……工人们虽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吓得不敢前行。



第一章

凄风苦雨



清末，都梁古城北郊铜宝山下，有一户人家，户主谭老瓜五大三粗，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在外当挑夫总是以一当二，收入可观，主妇苏氏贤惠善良，会持家，美中不足的是，夫妻俩接连生了三个女儿，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让谭老瓜颇觉苦闷。

民国元年，农历三月，苏氏产下一儿，当时家中无人，三个女儿上铜宝山扯笋，回家时母亲因失血过多身亡，幸喜弟弟还在血泊中哭泣挣扎。随后村中老妪走来，为婴儿剪脐带、清洗……谭老瓜从外乡回来，又喜又悲，匀衡之下，毕竟喜悦多过悲伤，他安葬了苏氏，把儿子交给三个女儿带养。大女儿说：“爹，弟弟还没有名字呢，该怎么叫他呀？”谭老瓜想了想，说：“这孩子命苦，一生出来就死了娘，但愿他长大能好起来，就叫他谭小苦吧。”

民国四年，有云游算命先生何半仙途经铜宝山，为人卜算极为准确，且收取不贵，只需二升大米。三个姐姐立即量出大米请先生卜算，何半仙是个瞎子，他说了很多话，姐妹三个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几句，说谭小苦命比钢硬，“头顶天、脚踩地，克爹、克娘，克兄弟姐妹，是带孤的命。”“带孤”是算命先生的行话，意即命大，所有亲人都要被他的

“克”死。

谭老瓜从外地回来听了女儿的传达不予理会，他的道理很简单，这辈子他从来不算命问卦，也平平安安活过来了，都梁民彦云：穷算命，富烧香。就算八字先生的话灵验，儿子命大是好事，只要他能长大成人延伸谭家香火，其余的都不重要。

说来也是巧合，冥冥中还真应验了某种宿命，谭小苦五岁那年，都梁城天花大流行，这种无药可治的疾病不幸也传到了铜宝山，先是谭小苦的三姐全身出现水痘，那年月医药本不发达，老百姓都相信菩萨。谭老瓜歇了业随着村中女人去各个庙里许愿拜菩萨，但菩萨是不懂医的，自然奈何不了疾病，不久谭小苦的二姐也染上……谭老瓜怕儿子染上唯恐心不诚，又一路斋戒去南岳求神拜福。一个月后他回到家中，三个女儿已经上了村南的鬼崽崽坟山，谭小苦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对谭老瓜来说，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认定是他上南岳烧香求来的福报。

儿子五岁了，身子虽瘦弱，却极是智灵，也颇懂事。其时落第秀才顾子业在铜宝村设塾授课，每期每生收取二石谷。谭老瓜要出乡谋生，无暇管教儿子，经协商，他把谭小苦托付给顾子业，每期缴学谷五石，另加两石吃饭谷。

谭小苦天资聪颖，性格温顺，颇讨顾先生喜欢，“子曰”，“诗云”念得滚瓜烂熟，练字描红一丝不苟，其学业一点也不亚于村中大孩子。《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几年功夫就倒背如流，顾子业常说：“现在不兴科举考试了，要不然以谭小苦的学业，定能高中。”民国十四年，顾子业不再授课。俗话说“穷人养娇仔”谭老瓜见儿子个个体弱，怕被人欺侮，就不敢送到都梁城里去读新学堂，只让他在家里和一班年纪比他小、个子比他高的村童玩耍。别人说他可怜，他自己浑然不觉，一天到晚快乐无忧。

民国十七年盛夏，谭老瓜帮都梁首富蒋兴和属下的和记杂店去广西挑盐，返程途经靖州突患疾病。工头嫌他碍事，让他孤身一人住在“望乡客栈”养病。谭老瓜自知病得不轻，预感到来日无多，心中十分思念儿子，他求工头捎信给谭小苦。

盐帮走后，谭老瓜躺在床上算计，从靖州到都梁往返三百里路程，儿子虽已十七岁，但瘦弱矮小，且是头一次出远门，估计要六天后才能见上他。因此他在心里祈望菩萨保佑，能给他六天的活命。然而菩萨也有不通人情的时候，盐帮走后的第二天谭老瓜就一命呜呼了。望乡客栈的掌柜银白元也是都梁人，他担心店里有尸体会影响生意，加之怕尸体发臭，天未亮就指使伙计用一条破簾席把谭老瓜卷了葬在附近的乱坟冈。

第七天，谭小苦果然来到了“望乡客栈”，本来满肚子怒气的银白元一眼看到小小年纪的谭小苦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怒气就被怜悯取代了。他摸着谭小苦的脑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一路上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谭小苦答道：“我叫谭小苦，快满十七了，我带了干粮一路问过来的。”

银白元不敢相信：“你有十七了吗？家里还有什么亲人？”

谭小苦回答：“除了爹，我没有亲人。”

银白元说：“你爹在几天前就过世了，你今后怎么生活呢？”

“家中的米我都做成干饼带来了，吃完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过活。”谭小苦紧紧抱着一个布包，包里还剩下不少烙饼。

“你以前是怎么过活的？”

“我以前跟先生过，这两年自己做饭，还打柴卖点零钱。”

银白元的眼睛发潮了，他忍住没有哭，对站在一旁的伙计说：“你带他去认认坟吧。”

谭小苦懵懂地跟着伙计沿着一条炉渣小路来到一处荒坡，荒坡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大小坟包。二人七拐八转，每到一处都要惊动蛇或野兔，最后伙计在一堆新土前停下，说：“这就是你爹的坟墓，记住了吗？”

谭小苦挠着后脑说：“这么多坟，怕是难得记。”

“你就做个记号吧，或许有一天你会来寻找的。”伙计提示说。

谭小苦想了想，于是寻了三块石头安放在坟头上。伙计因想着自己的事没让谭小苦呆多久，就带他回了客栈，谭小苦毕竟还小，不知道悲伤，也不去多想父亲死后等待他的将是生活的凄风苦雨。银掌柜留他在

客栈住了两天，第三天一早，他把一个锈花荷包交给谭小苦，说：“这是你爹的随身之物，本来仅够还我的伙房钱，但见你这个样子，我要不下手。关于你的将来，这两天我替你想了，和记杂货店是你爹的老雇主，这店子是蒋兴和的，他是都梁最有钱的。他家大业大，你可以去求他寻一份事做。出于道义他应该收留你。”

谭小苦辞别了银白元，怀揣一个装了铜板的锈花荷包，沿着来时的路返回都梁，一路少不得风餐露宿。

第四天傍晚到了枫木岭，此去都梁只剩半天路程了，谭小苦稍稍松了口气。他记得来时，在枫木岭的拐弯处有一株参天古树，古树盘根错节，下面冒出一股清泉，那泉水清冽干甜，令人难以忘怀。他想着饮了泉水再赶路，争取在天黑前到达山脚下的吊脚楼伙铺。都说枫木岭是都梁最恐怖的地方，这里结集一伙强盗，他们不仅仅只打家劫舍，还剥人皮，吃人心，谁家小孩不听话，大人说一句“枫木岭的下来了”，小孩立即会变得老老实实。枫木岭上最出名的乃是一位名叫熊杰的强盗头子，此人凶残暴戾，有一身蛮力，官府从清朝一直到民国都奈何不了他。常言道“夜路走多了总有碰见鬼的时候”，就在谭小苦上靖州之前，熊杰于一个夜黑风高之日下山与相好幽会，被相好的族人捉奸在床，然后扭送到大牢里。这消息是谭小苦在来时的路上听到的，所以才一路顺利。

谭小苦来到古树下，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帮人，有商客，有路人，但更多的还是挑夫。泉眼处有现成的竹勺，谭小苦正喝的过瘾，突然人群出现一阵骚乱，他站起身定睛一看，却见山上冲下十数名抹黑脸的大汉，都拿着明晃晃的大马刀，其中一位大声喝道：“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谭小苦觉得黑脸大汉说的话好没道理，这条路上的青石板已经被脚板磨得发光了，听父亲说从明朝开始这里就是官道，莫非这伙人是从明朝活过来的不成？再说这株大桂花树，少说也有几百年，树是他们栽的，也说不过去。谭小苦这么想着时，发现所有的过路人都乖乖举起双手，接受搜身……谭小苦紧张了，害怕荷包里的铜板也被搜去，就本能的捂着口袋……不曾想他的这一举动恰恰引起了土匪的注意，一黑脸大汉把

马刀在他眼前一亮，喝叫一声：“鬼崽崽，什么东西自己拿来免你一刀！”

谭小苦吓得全身颤抖，一点也不去多想就把荷包交了出来，直至那伙强人一阵虚张声势的呼喊消失在树丛里，他才“哇”的一声哭出了声……多年后回想起这一幕他都感到奇怪，他认为那段时间最该哭的地方应该是父亲的坟头，但是他却没有哭，甚至连悲伤的感觉都没有，而在这不应该哭的地方他却放肆地哭了……

谭小苦因为哭，很快就引起了同路人的注意，一路上谁都以为他一位有大人身边的小孩，听完他的哭诉，无不对谭小苦表示关心同情。问起他对今后的打算，谭小苦如实相告，说准备去蒋兴和家里做事。一位家住蒋家附近的商客对他说：“以你现在的境况这是最好的出路，依蒋老板的为人看在你父亲的份上，他也会收留你。不过这事不能让他的管家李施烟知道。”

谭小苦抹去泪，不解的问道：“这是为何？”

商客说：“李施烟为人刻薄，心肠冷酷，遇上他绝对不会留你在蒋府。”

谭小苦担心地问道：“如果我遇上他了，怎么办呢？”

商客说：“你最好不要遇上他，万一遇上了，一定要单独和蒋老板说话，不可让他知道你的意图，待事成后，他想作祟也晚了。”

谭小苦点点头说：“我知道了，只是他要问，我恐怕不会说话。”

“他要问你，你什么话都不要说，问得急了，就说你是蒋老板的亲戚。”另一路人替谭小苦出主意道。

谭小苦于是称谢不已。

枫木岭除了时常有土匪出没，最可怕的还是各类猛兽，天一黑正是他们出洞觅食的时候，这里有人被虎、豹吃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没有人敢在枫木岭走夜路。若非土匪滋扰，枫木岭倒是一处好风景，“枫岭落照”乃都梁十景之一，有诗为证——

奇到诸峰静，枫林映日低。

雅群争树晚，客路似云齐。

落叶红生壑，攀罗翠自梯。